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北𥓓集卷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史元善

北磵集卷六

宋 釋居簡 撰

玉泓銘

碧雲菴在洪崖西雲峰東近唐處士陳陶故廬址多石堅而難攻嘉定十一年季秋九日四明僧如潔落菴之成得泉於堅址中翰林直院留公元剛適来自匡廬名之曰玉泓方不逮尋深半之旱澇無盈縮甘可飲淨可

鏡於茶為尤宜奠原其自或曰人與泉感聞者輒笑噫是誠可笑也卓錫而得泉久矣為誕拜井而水湧久矣為信信與誕相尋於無窮而莫之或辨豈忘言者所以不言有待於知言者耶銘曰堅方方碧漪漪雲生隅月剪規鑿而得之或稽或疑然則是泉也固在兹固不在兹

泉禪師髙原銘

或謂水出髙原曰髙原則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又何謂也或曰髙原陸地不生蓮花此彈偏擊小之辨皆非

吾之所謂道爲之銘銘曰峻極兮層稜歸不可登吾非雲顛逈閒兮坎窞杳不可瞰吾非九淵雖然彼習夫崇深曷嘗舍旃兮不扳不援弦直兮砥平哀今兮匪中而邊正因兮急難思鶺鴒兮在原

彰教石雲板銘

兩朶雲峙中可貫考之清越而渾圜刻詩五十六字曰莫翁題不書姓名寺無耆宿可訪訪諸野曰建炎初雲居隆藏主來住此山過湖口得於民或曰徐氏舊物二

說未知孰是寺盖李氏有國時徐魏惠王墓田王温第六子名知證字義明距寺七里有江南翰林學士常夢錫所撰碑太廟令王崧所書屹立驛路傍元祐元年龍圖學士蔣之竒制置江淮荆湖時所作碑陰則在寺物之隱顯固有數嘉其瘖而復震銘曰切堅兮采英剪雲兮賦形在縣兮畨厥聲聲聞於人人惟聞聞寂寥兮歸根塵消兮不痕

張公井銘

由彰教而東一百三十九弓曰張公井公不知何代人當時奚為者缺甃瓴甋不古疑其去今未甚遠深不及丈冽而甘宿不滓宜茶宜墨宜釀歲大旱十里仰給病者挼一錢煑藥輒瘉舊有亭樵牧躪蹂既弊不復理丙戌仲夏望住山人北磵淘井勺泉而銘之銘曰泉瘉疢人以泉信信必孚相與為命余病愚泉不瘉曰余弗信泉弗余予漱而瀹以樂其樂

慈感寺蚌珠羅漢銘

其年月日苕溪漁者剖蚌得珠而側視左袒應真肖象契神僧兆夢之徵也臨流忽墜淵涸珠明水醫簷趾嵌空嶔嶔岌岌欲壓示人以顛濟之急也傳記雋永聲詩清越皆南渡第一流珠璧照耀俾嗜割烹養口體起惻隱之仁知大德曰生也為之銘銘曰精洞太陰是孕厥靈靈應不虛現如是身涎液不濡長揖鼎俎雲沉方廣弗入衆數彼漁伊何箕裘在漁先獲援手夢仍合符潢洿漫流朣朦印蟾汩汩自渾稜稜弗潛澄瀾渺瀰碧梵

空洞半肩伽黎萬目神竦

明無礙銘

明無礙吾孤雲權之子以諸父事余與樸翁兄銛樸翁稱之曰無礙屬余着語後十九年始克為之銘銘曰毫忽不透物則礙膺泮然物消伏膺以懲惟其拳拳此病始大夫何能然礙蔕獨在畦空畛虛欲萬籟瘖只益自勞直寸枉尋地窄天遒拘窘跋疐必也逢源此外無地

幻菴銘

達上人曰幻菴文昌喬公行簡為書之請銘於潼川北礀其銘曰有覺有幻的生箭集諸幻消亡覺尚焉立八窗玲瓏十虛內充惟一精明復何所容以無所容故無所却知幻即離自急其縛我說有覺與無覺對是則名為如幻三昧

福聖曇禪師通菴銘 法門行諸父

通之為道常不在君子或曰人衆者勝天天定而後勝人余則曰天不可勝而未嘗不定作通銘銘曰君子固

窮故通小人反是通而終窮是故君子守道而謹終

臨川王正叔嘯隱銘

懐壯圖嘯長舒自樂蘧廬中之天地豈特以天地為蘧廬學道兮自娛飲水兮飯蔬是謂立天下之正位兮居天下之廣居

簷隙銘

顧余最古屋老不支塗坿陁剥簷隙度器用者數板下設小榻開數檽納月疏風作於斯息於斯非醻酢事物

於外亦必於斯銘曰適斯陋陋吾愉愉安斯隘隘吾舒舒善斯獨非吾所謂道正斯立昌吾居乎

瘞獒銘

般若作

其之仲氏有獒黨文名黨獰而警不以善吠為良夜聲先羣晝食後衆仲用恕體柔黨化之季之狸虎文曰斑以輕翾捷疾嬖季畜之經年狡穴洗空挾寵以暴非其類他獒磔之血濺黨首季勇復讐擊黨首而斃之仲趣援黨噬臍矣徹食終日瘞以弊帷葢過余道所以然曰

吾傷焉吾傷者三斑化暴死暴也斑死暴益季暴也蟼化吾恕盍死於恕乎予曰何傷乎吾敢賀而不以弔也恕本仁一物不得其所若已推而納諸溝中閔焉閔深則愈恕廣而充之仁不勝吾用暴虐之慘甚於燎原雖自已有所不暇顧於蟼何有蟼死恕得死所矣仲氏矍然而作曰然則不可以不銘銘曰蟼與斑化其主暴死暴恕死恕恕有光暴自取繄襟裾不遄死

白牛銘 思谿作

施力養人惟牛為能負力於牛惟人寡恩故君子不忍觳觫以小易大飲以清冷逺洗耳處比及後世王澤寖息淫祀肆作椎擊屠割享非其鬼濫觴嶺海蕩汨中土靡然成俗蚩蚩之氓老羸易少壯堂堂馳駈使就鋒刃壯者既羸亦復若是當其貿易之時其死巳兆不見舊主徨徨欲訴苦不能語謂其不語是自欺耳視大白之塚巋然榛棘中抑有感焉某年月日圓覺寺造僧伽方塔十一級以尺計者頂踵拔地三百六十塼甓土木之

運緣半天微大白孰能舉之塔成而斃嘻殆於此矣某年月日也寺之陰不越大界相得爽塏營其葬而榮勲焉後若干年某來住山閘諸故老為之銘銘曰舍爾畊勞爾生弗踐青金地行牟然鳴中黄鍾頽然卧蟠玉虹忘其勞食其力成浮圖十一級身溘然功歸然與浮圖相永年

佛手巖善住禪院鐘銘 般若 隣封

扣無盡應無竭持寸莛致其噎惟洪其撞厥聞乃鋐聲

沉響消反聽絶聞聞性斯泯聽亦超㘴是故此鐘寂而常震

濁港東禪寺鐘銘

大扣大鳴吼鯨震霆彿考弗擊云胡弗聞聞性常住湛水不痕由一精明見六用根淮山崇崇谷虛有神於昏曉間互應迭陳鏗爾大器晚而後成獨山范金使北磵銘

布衾銘

衾而布儉而易營或曰詐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詐儉也者吾師也左袒公孫右袒司馬

邛竹杖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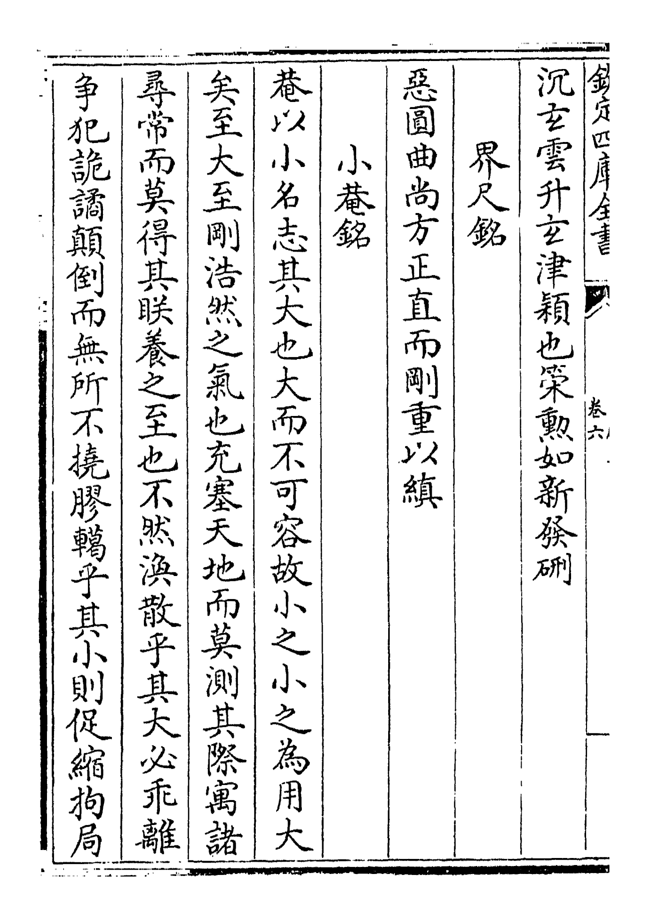
邛端歙尺爲竹巖先生錢常熟作

心貴虛受節貴不露爾室而露君子所惡維其持危相與却步無黨無偏遵王之路

端研銘

非華池不竭非干將虞鈌㯷少文王方切

歙研銘



沉玄雲升玄津穎也榮勲如新發硎

界尺銘

惡圓曲尚方正直而剛重以縝

小菴銘

菴以小名志其大也大而不可容故小之小之為用大矣至大至剛浩然之氣也充塞天地而莫測其際寓諸尋常而莫得其朕養之至也不然渙散乎其大必乖離爭犯詭譎顛倒而無所不撓膠轕乎其小則促縮拘局

窒礙窘束而無所不觸亂小大之宜而失諸尋常之中何自而知夫小而得夫用哉故曰小之為用大矣為之銘授住菴人使由吾言而志其大銘曰泉濺濺火始然或浮天或燎原匪微兮曷著焉

肖巖銘 竹巖長子

清明在躬羣妄停擾斡旋一氣颼颼衆竅事存萬變理絕雙兆削平畛畦强名曰肖

紙箋銘

流金爍天其酷無敵於天下勁節凛姿獨當柄用百其身如縷不憖楮生夾輔畫綿薄為犄角雖未即殄其炎炎奉揚仁風亦足以慰彼黎庶

笠源銘 曇藏主

一滴曹溪發於中天迤邐於江西一十八灘餘波瀰瀰襄陵懷山室何有於濫觴障何有於頹瀾雲何心乎故岑水何心乎舊圀九河奔湍渺然毛端吾故曰統之有宗分會之有元

勝叟銘

潼川定首座

目定曰勝取人衆勝天之勝為之張本則謂之曰蒼蒼而穹者天也無聲無臭品彙以亨四時以成享之以誠應如谷神總總蚩蚩其類實繁汩序亂常天紀妄干嘲春哳秋嘈雜喧啾喙息弗停擬萬竅號氣革候變金行既肅族類竄匿愁然皆瘖跡絶景消泯默至死天籟常鳴無從閧鬧於戲天乎不戰而勝凡所以賀戰勝者冠蓋相望雖愚夫愚婦知必之天而不必之人吾故曰天不可

勝而未嘗不定則又諗諸其衆曰天何言哉

物初銘 四明觀書記

寸田鏡空蕩然十虛雲沈翳消其應無外道之所在而已夫道未始有物物亦惡乎有夫道道之所載惟物之靈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萬生紛綸汨乎吾前莫不了厥端緒於毫忽未兆弗祈先物而物莫我先吾固曰道之所在而已銘以訂其說銘曰混且殺紛以綸曰無帶何從生生無從去冥際動中滅靜中起微退思與却顧當

云何洞化母全者天天地先觀物初如是觀

無盡銘 潼川藏知客

典吾賓者曰藏號無盡為之銘銘曰此靈覺性太空同受十虛無根均量齊壽凡厥有生天地共盡先天後地獨存者性外取風月用雖不竭畫蛇著足既著復刖身椰子許曰小天地求諸吾身是謂直指

紫巖銘 日首座

芝生於巖巖以芝得名曰芝巖芝之澤而紫又得名於色

善毗尼者日取紫巖扁其居且託其宗著其學侈其别稱何擾擾其名之多乎或曰一法千古應縁立號子本家兵法何自畔而作是説擾亂我邊陲俾我巖閒風烟雲物不得寧將不戰而屈之申之以誓吾旅云峭者巖紫者芝芝名巖巖不知日之隱此巖下（音户）婁斯名振厥娉名匪實娉亦空如何其貴德充德日新巖益高德不修芝如蔦伊紫巖式芳武懋厥功永終譽

奐齋銘

龔其曰彛齋有取於民之秉彛好是懿德問彛於予為之銘銘曰彛民之天民之秉彛天常卓然惟帝降衷於此下民兩忘黨偏守之以正謹而不移其歸則賢習與正違遂導別岐小人之歸千里之失始於毫釐豈不爾思思而來復不移一絲夫何遠而

舊扇銘

疇曩旱三伏港弗澌物不滋爾宣風而暍者醒炎炎今如昨圖任舊惟爾諧思濯清泠者具爾瞻嗣乃績長使

奉揚之柄在掌握

晦巖銘 爲知客

振耀而九烏甃潛伏而九淵照息陰以居洞窺煥若日中疾歸懭怳杳邈是故君子用晦而守約

石門銘 智上座

垝垣勿踰匪穹即嵌循垣得門惟石巖巖罔闢其敞孰快斯覩憤悱在余發機轉樞

仲舉銘 德侍者

德輶如毛民鮮克舉孰能舉之惟仲山甫古往可復仲也豈無睎顔之人亦顔之徒

晦巖銘

為衡台之學者曰慧明强記覽知名於衆號晦巖為之銘銘曰智燭也燭諸理遐隐無或遺善用智者罔不若是智其智弗時其用過則罔不殆離妻子所以弗若罔象之為愈也

檀木白衣相贊

嘉定十三年正月人日瞻禮白衣大士像於永嘉楚上人嵌空玲瓏水鳥翔集絲粟眉目芒頴爪指衿佩冠纓諸莊嚴具靡不稱是眇而眂之了了可數補陁風烟悠然在前反是則無邊身爍迦羅母陁羅亦莫不然乃知蚊睫餘地可拓掌中世界可擲是道也存諸其人作贊以授楚云

斤斯運堊斯斲鼻不傷立自若臻極之技與物不二惟

其不然一理萬致我觀此像殆非人為就能為之技不
宅微𥈭此匠氏應以此機應以此身化巧幻奇曰余眊
然兩眼如鏡弗能審觀獨以耳聽反聽絶眹對此殊勝
小白花山下瞰巨浸

慈感圭老請贊無量壽像十四章章四句

十方取土曰清泰城又曰極樂與苦濁鄰厭苦知樂不
毫忽間一念勇往即念而瞷惟憶惟念匪疾匪遲憶而
不忘念茲在茲如求亡子如喪考妣如疢需石如渴需

水以如是故曾何遠人人人亡羊入生死輪法法惟心
心亦非心鄭衛嘈雜水鳥樹林悠悠漸修頷頷闡提同
攝罔遺妙在不疑疑則疑城日刼倍蓰東隅旣失桑榆
可冀粤若二仲達圓頓機路蹇般舟手自剪夷池栽芬
陁社結名勝一十有八是修是証天台嗣響的傳自衡
和者如雲調高倡宏六朝逮今衣冠緇褐愚夫愚婦爰
同此筏哂乃二瓠載沉載浮即空即海善柳柳州見月
因摽執指成咎含有相佛覯無量壽

不動居士馮濟川畫像贊（天竺印所藏）

乘本願輪游諸世間芻豢空寂以致其實桎梏冠冕而行其權在宗廟朝廷則和而不同於以見大臣之節位方伯連率則威而不猛於以見刺史之天鄉居則讀鄉黨篇而無媿家齊則揆家人卦而罔愆若夫大小藏之施也則各以無量壽願王為之數筌忘在魚蹄忘在兎魚兎兩忘忘亦忘所乃知施者未嘗施而受者未嘗受至於五千四十八卷初無一語

永明壽禪師畫像贊

容吟燈殘猿啼月落衲帔蒙頭千巖萬壑指破凡夫為等覺妙覺齊大小乘於錢索井索縱大辯於談笑寄虛懐於冥莫所謂百軸宗鏡之文如太山之一毫芒巍巍堂堂煒煒煌煌非心亦非佛破鏡不重光

天樂趙紫芝畫像贊

一點虛明八窗玲瓏萬波不渾百川自東殆見其灑然乎外孰知其淵乎其中謂其襄陽漫仕曰吾不為南宮

謂其江湖散人曰吾不為黿鼉烏在乎儀刑先進而丹青太空

竹巖嬾翁錢德載畫像贊

凜乎吞八面之敵清哉拔千仞之俗盤錯不足以試銛利霹靂不足以示淵默若夫佩鏘鏘冠巍巍臨深濯纓憑高振衣豈非雜夫塵滓之市而遊乎方之外者耶

東坡畫像贊竹巖家藏

帝哀先生為天下忌速反其轅卒不憖遺遂騎箕尾而

分天章雲漢昭回衣被八荒載駈六丁收拾文字神京遐陬旁羅曲致落人間者太山毫芒寒者綺紈餒者稻粱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既粱其饑而紈其袴惓以人爵俾敏厥修息公之譖承天之休

二桃殺三士贊 竹巖家藏

大匠不棄櫟社之木良醫不遺烏喙之毒務急吾用不一而足苟適其時雖棄必録方其用時有正有奇顛兮吾扶危兮吾持相道巍巍二氏似之哂乃齊相曾不爾

思夫三子者謬以力勝勝力以德孰敢不敬徒喪厥德以致其命一念之忍桃乃其穽欲濟緩急圖任姱娿爪牙不銛其如之何盍觀相如伸秦屈頹隱然長城無庸干戈

三教贊

此三勝流一笑聚頭其道不同曷相為謀至哉儒先問禮於李李從竺乾逮真實際商隱於李白眉最良曰師師師其來自唐車適大方萬里一轍差之毫釐肝膽楚

越

蔣山沖凝絕寄初祖達摩幷馬大師畫像索贊

穿耳耳未嘗穴缺齒齒未嘗折北度一葦可航西歸隻履自挈或謂之空劫已前中流砥柱或謂之拈花已後金口木舌又曰正宗別調又曰直指曲說皆非吾之所謂道也若夫求大乘器走十萬里俟人作興器豈大乘夙負先覺禮闡來學學而知之既逺且邈負是四者吾恐五竺之鐵不足鑄此錯也

金雞毒一粒粟未踏殺人已先跌足一十八灘兮障回死水八十四人兮淹浸弗死洪都兮泐潭宗風兮肆凌厲一波動兮萬波起派兮支兮滔滔者皆是更無一箇識玄旨只有歸宗較些子檢點將来玄沙道底

孤雲畫像賛

閒如雲寄寥邈帖水不痕行空無脚笑從上掃跡生跡嗟後来以縛解縛於其中間卷舒自若釘釘却懸挂却老倒南陽猶欠一着

下竺印畫像贊

窣然短衣嶄然揷犀歳晚寂莫奮此一夔膠名相求之則萬言不直杯水外形骸索之則半芋美於紫泥憲章左谿鼓吹荆谿使人復見古道顔色舍斯人其誰歸

明教禪師五種不壞贊并引

刼灰之説大三災之一也天地所不能免況天地間物哉明教禪師閣維不壞者五曰頂曰耳曰舌曰童真曰數珠萬行成就三災彌綸自若也

作五種不壞贊用公書遠公影堂故事云

頂骨嶢然隱若伏犀於烈火中凄其廩而古鐵錚錚𡚶

餘不熱擊石拊石迭中音節舍利團綴素魄冏如湛湛

凝露累累貫珠豈無他人欲見其頂月行太空蛙沉坎

井

去窒而聽去塞而通於無數聲齊萬竅風風止聲消音

響寂絶谷神不死聽火焰説説無所説聞無所聞烟滅

灰飛所亡者存以是耳根示爾四衆厚德宏功千二百

種

宣明心聲若出金石洶湧辯河不滲涓滴書獻天子天顏屢改一笑歸来此舌猶在韓吾不非吾奚以為壅吾不衷吾奚以馳一生事了有死無憾身隨劫燒紅開菡萏

童真出家死於童真出沒卷舒一堅容身嗟多欲人曲為欲說於其根中出火自焫猗歟哲人哂乃覆轍以古為鑑以身代舌火炎昆岡玉石俱焚石付百粉玉兮温

温

的的紫栴茸茸素絲自幼至老念兹在兹譬夫一龕繞以十鏡此燈長明一印印定定則離念反而自求於無求中以敏厥修物初有終法無有盡是故此珠横絶熀㬟

賢者國師贊高麗指堂請作

心部根本身嚴雜華赤象青牛跨竺越華半满字則五其等差殊聲響則一其紛拏使登門之魚駕際天之濤

陋潢汙行潦而覩海若之谽谺瑣屑滅裂又安知鰋鯉之與鱨鯋

强齋髙使君金書諸經賛

澱藍蘸楮屑金作字去字與楮經果何似曰此諸經即楮與金續父厥志寫佛語心惟佛語心粤如父志一點畫中具無量義字可悉數義則無量欲了其源冥去来相强齋大士年八十餘目如心明作蠅頭書於一蠅頭分可為二塵毛太華弗巨弗細佛神力故初不作難是

故北碉作如是觀

兩蟆贊并引　御前梁楷畫

一蟆逐蟻一蟆攫飛不及而擲於地攫而擲翻而舉之二蟲請以戰喻翻毋忘於射鉤攫毋忘於在莒

蟻戰酣蟆襲其後非大嚼盡反相友夢好怨同歸一麾何足疑

荷屋常不輕畫像贊

芰荷為屋芙蓉為裳芳茝紉佩落英貯粻熏以石林書傳之香瀹以太華玉井之涼濯人間烟火氣毋干吾丘壑姿泊夫錦心之與綉腸發卍菴之韜畧示我武之維揚適妙喜國拓吾故疆安在乎廣莫之野而無何有之鄉

義鑑堂畫像贊

魁梧軒昂耿介孤潔大珠縞夜輕雲拂月作成潑天問端來前只似釘頭難于敲折東山發源雙峰卷衣把大

蘇狂瀾障而東之微此老孫子已而已而

高麗指堂講師畫像贊

巖巖指堂破塵出經惟其能然曰聰慧人隄圓頓之頽瀾會中下於通津橫説竪説匪虧匪盈全提半提匪壞匪成夫是之謂全體之用兮全體之真

妙湛禪師月巖舍利贊并引

無盡居士銘雲居三塔其畧云腐胔朽骼匪我

罔是宅萬行熏蒸骨如玉如金金玉舍利也妙

湛中公火後舍利如此為之贊

及笄洗粧一花一香舍父求度回度厥父父子學空機先有鋒父死開法鎮鄮出匣歸奉其母孤山之許示生有滅笑與母訣火後舍利粲如繁星如金之晶如玉之明堂堂月巖如空行月何庸留此自暴醜拙

下天竺古鏡法師畫像贊

伽黎擁肩不舍夜旦草履梏足炎熇不跣迹邇世相而不動不退心惟玄奥則唯止唯觀四辯滂兮淵龖四筵

擁兮氷泮特旨住山靈山未散洗舊講榻萎花新換至於戒香逆風騰播林野吾嘗比之波利質多羅天樹花此之謂也

陶司户畫像

宅塵滓拔千丈之俗倚梅竹託三友之交稠人廣座則惟静惟黙凉天佳月則或推或敲問津榮途姑欲行志於志得時反求諸巳

自題頂相

謂有為吾奚為謂無為吾奚不為待悟而勇為絶學而無為於戲盡之矣非吾為

王梁山畫像贊

從事毛錐壯夫不為置書學劒弓號馬嘶不斬樓蘭夫何自欺堂堂梁山襟利帶麥帝軫遐方詳延瑰琦良馬素絲組以五之維賢作牧任以撫綏撫綏伊何恩斯勤斯豈惟懷恩亦復畏威厥靖氛埃以偃鼓鼙昔人可師感夜半雞咽乃阿嶙横槊賦詩

台宗傑首座畫像贊

性具染指鼎味咸在容膝歸休日用三昧不動口不饒舌人無聞聞吾無説説翻嗟普眼弗見普賢為渠去却眼中金屑複道行空白銀為闕

野月贊

廣寒殿洪崖井輪有晦朔景無畦畛悠然隨所寓婆娑弄清影莫羨江樓清江樓塵汙人

姚別駕命作四箴 渥

吏悍民怯其途則殊等而賑之氓疲不甦清明在躬執中以居御民如兒御吏如奴謂吾寡恩我不姑息謂吾遺直我不自得畏則如虎敬則如母擴而充之天下刑措

右慈以容

以寂止喧八窗闃然寂而忘喧珠澄濁淵不住喧寂而逢其原其靜有餘其樂也全山林市朝不見畦畛失之毫釐大小異軫惟全乎天意行則往心遠地偏非一非兩

右靜而勝

身體髮膚賤傷貴全多慾自戕傷孰甚焉彼美聲色或謂如鴆必其胸中所樂者勝古夏后氏娶於塗山樂不在娶隨山濬川禹何人也予何人也睎顏之人睎驥之馬

右養生也寡慾

古者網罟以魚以畋後世粒食網罟可捐一鱗之沉一羽之縱推吾此心仁不勝用方寸之淵較縮與盈悠然翻濤溺馬殺人好生之端志其大者大德曰生默運元化

右好生也不殺

堅窮壯老二箴并引

余至宣城之清流丁山窮老日益甚因范曄書有取於馬援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作

堅窮壯老以自箴

何以御窮曰益堅不則濫是故君子固窮出輒途窮途窮則返居輒技窮技窮則思辯輒語窮語窮則默謀輒智窮智窮則止窮諸理盡性而已右堅窮箴

益壯以佚老壯色日零新新代謝曰不在是在所養者

物莫我嬰物莫我化善乎楚丘之為言也使我當諸侯

出正辭吾始壯矣不則死矣尚追車而赴馬嗚呼近之

矣猶未也右壯老箴

高祕閣金書心經頌并引

東禪明覺院比丘妙信創華閣舍補陀大士判

府祕閣高公年八十九飛步登閣早年夢像若

令所造施玻瓈瓶承以白金藕花其餘佛事一

一隨喜金書心經欲寘大士心中而身相已具

罔契心初蚤暮懇切寶脊耆然獲本妙心十日

驚嗟嘆此創見蜀人北磵居簡比丘謬振頌聲

一十一章章四句嘉熙元年二月初九日

大般若心即天地心區區冥求滄溟索針爰有大智金

書作供欲充佛身妙發機用佛塵沙身無乎不在作如

是觀墮世間解離世間解復何所求於東招提一瞬協

謀塵沙佛身初湧出海小白花開物物三昧願以所書

印厥心地此念始龔玄覽斯契寶脊耆然虛高以俟若

合符節如龜從筮微此大智孰考其朕惟神而明函蓋相稱我觀此經非金非字而此寶脊未始啟閉緊正法明曰觀世音澄五濁瀾如一月臨臨茲大智淨徹無垢介以景福介以眉壽

謝林元之議命

不知命君子奚為未知生夫子不忽義命所安之地死生自樂之天庭葉報秋記山中之寒暑嶺雲分暝變戶外之陰晴適此閒情成君奇術

王鍊師問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域中四大王與道居其二吾一之一之何如曰王以道尊道以王行道失所以行則稊稗瓦礫也王不以道御天下寡助也獨夫紂爾苟以道則皇極建百度新綱常振遐陬寧雖然豈獨王哉一身小天下苟昧是晝罔不冥瞭罔不盲險巇不寤臨穽不却所謂無黨無偏何自而知若夫富貴利達貧賤患難皆身之川谷江海流行停淤而道之樞機戶牖旋斡權變故曰川谷江海在天

下相道之在人則天下同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戒鼠

北磵足跡半天下習爾情狀尤得桀黠之情故為爾忌而未甞忌爾所謂幾辟網罟固所不忍為孰謂爾以吾為可欺晝跳梁夜穿窬飲食服玩皆爾傷殘之餘凡在吾室之君子謂吾信不孚不能格爾暴則將舍我而他之彼既舍我而他之吾亦豈能安吾居爾之遠君子近

小人孰甚焉甚矣永其氏之禍商監不遠勿謂吾不爾告

戒頻伽

頻伽踐木偶抑無知乎將踐鷹鸇木偶君子也君子虛與道冥入鳥不亂行入獸不亂羣怒而加誅不啻黄帝絶梟獍之類汝毋陵善而驟驟梟獍之樊庶幾逭君子之誅其果不悛木偶之禦侮畢弋從事覆巢破卵可立而待

水利

以轂横谿構軸於岸比竹於輻發機而旋非深湍無所事後重而前輕俯仰如人意幷可以施其巧此車槔所以别也水梭竅如上架而縻之當畎澮之衝溢則出涸則納三者用於蜀吳車曰龍骨方槽而横軸板盈尺之半納諸槽側而貫之鉤鎖連環與槽稱參差釘木於軸曰猴首蹴以運其機澗溪沿沚無往不利獨不分功於槔槔棙一人之力龍骨則一人至數人車則任力於湍

隨崇卑之宜雖灌溉之功豐約不齊其得罪於鑿隧抱甕則鈞也

不為善

雞鳴而起舜跖之辨縣判於所為為善而放利舜之徒可為跖非吾徒也吾善且不為為利乎或曰不為利斯可矣不為善非跖乎曰吾固有者善也焉往而非善無為也非不為也孜孜為善油然幾微於有為何以異於為利欲其為之務隱也故曰吾善且不為為利乎

吳江性上人擬濠上游

鯫鰅躍清池郝參軍所賦南蠻謂魚曰鯫鰅桓大將軍云作詩安用蠻語郝云千里投公得一蠻參軍當不用蠻語耶吾愛其躍字風致以訂楚漆園吏濠上酬辯賦濠上游云非鯫鰅夫何疑子非我吾何知惟其不知故不疑而全夫天倪潛而躍悠然兮樂夫樂

寫神

使人偉衣冠肅瞻眂巍坐屏息仰而視俯而起草毫髮

不差若鏡中冩影未必不木偶也着眼於顛沛造次應對進退嚬頻適悅舒急倨敬之頃熟想而默識一得佳思亟運筆墨兎起鶻落則氣王而神完矣少陵云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所以美曹將軍也張横浦則曰孔門弟子能奇怪畫出當年活聖人所以詠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人鮮克知此妙故重為商評之

贈醫卜風水方生　池州

病有醫死有歸卜而息疑負是三者而游人間世人舍我而安之夫如是三鍾十束異乎支離疏之素尸

管城子

或謂管城子鋭而夭非知言也文場掉鞅詞林奏技舍子則誰與子則沾溉餘潤點發新奇卒成其志功其懋哉故知有用於世者一日為壽不則百年為夭也審矣余鈍而無用視子則有媿

撲滿子

吾與孔方兄絶交久矣至於貿易所須則又未能與之忘情貯以小罌遲其盈將示以持滿之道往往未盈而輒出之其出也又貯夫制作近古者一二以求其類諭之曰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其父歸之其子焉往惟其然是以不匱始悟絶交之非賦招隱

床屏

以方正之質受屏翰之寄使櫺風野馬不得涉吾境隱若敵國功懋而不言雖然必有存焉者耳灰冷弗然木

槁弗腴則屏翰在此而不在彼鏡虛忽塵水止忽瀾外禦其侮竟何所事譬夫指鹿之乱不在長城而在望夷伐國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

鼎缺

陶之精者曰秘色有鼎焉立不倚介而特宏其中虛以容膚滑弗塵質古弗華童子置缶缶几而鼎缺則曰剛禦剛矣夫如是則大者缺小者折精者折麄者缺故鼎缺而缶完余聞而悲之悲夫剛不以柔濟鮮不若茲鼎

干將鏌鎁剛不可犯虞缺耳書諸紳為不善用剛者戒

芙蓉楷禪師辯

或謂芙蓉禪師剛介失中號服是拒隸名刑書甘赭其衣遂使林靈素逢彼之怒乘間而入德士之説易於建瓴噫齊東之言也天子方鋭意神仙方士儀秦之辯良平之智不足折其妄燕趙之豔晉楚之富不足變其好裒天下之至珍集天下之大美不足變其嗜前疑後丞豈無股肱之臣可諫矣枘鑿齟齬也左輔右弼豈無心

腹之任可諍矣氷炭背馳也是時靈素順指如意衡從
惟命豈俟逢怒乘間然後進德士之説哉公居浄因惡
夫末流冒辱倖榮行險黷貨禪講號服録正鑒義裾方
頂圓附城麗社不啻囊探更誇迭矜謂之内降商直摧
賈不闕朝省貽玷盛明罪在不敬真賜逮巳我則固辭
孤衷自許不與衆共死生患難又皇暇恤淄川之濵弗
類人境翩翩風帽練練縞衣丹霞鹿門首為之發横翔
捷出以大其家粲然麗天耿耿霽月洞上厥緒兹焉中

興鄉也與俗滔滔不振不厲即患難之途徙瘴癘之地非失其本心倒行逆施者不為公為之乎公之光明盛大寂音傳在焉茲不重出是作也一以刷公之謗一以補傳載之畧

道法師逸事

大丈夫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公寄命螻蟻試身雷霆不奉明詔以改德士威武能屈乎黥而流之為道州徒九死之濵過午不食詠歌至化若出

金石貧賤能移乎削名刑籍復還舊物賜官分禄簡在
帝心曰往欽哉去汝黥涅公念先帝不敢毀除帝曰此
翁至老倔强富貴能淫乎方林靈素假道士服既基播
遷易緇於黄天下從之不則竄負而逃槁死林壑公獨
緇衣立俟斧鑕視身如葉護法如城聖恩寬大不即誅
戮非至誠其孰能與於此哉蒙後公而生覩公所成就
奇偉峭絶真大丈夫事再拜右繞辭而弔之辭曰黥可
息乎身據鼎耳兮息之則殞黥可去乎恩如春風兮去

之不忍一念之忍迄於蒙塵黍離闕廷塗炭生靈髡天下僧又安足云邈哉道州隻影問津一笑生還天清地寧衆蠖斯屈老臂獨信隐若敵國賢於長城蠢爾靈素不正典刑雖百粉兮痛奚以平九里清陰蜕骼是舍草枯自春光奮不夜後世何知婆娑其下其顙有泚兮其容則赭油然興起兮如聞伯夷之風者

答踈寮高處州論激字

踈寮論選詩用激字江淹曲櫺激鮮飈石室有幽響待

下句然後精神已襲魏文帝流飈激櫺軒未若陸雲通波激枉渚一句中激字便警策盧諶中原厲迅飈厲字有感寓之思曹植清池激長流殆不若劉楨曲池揚素波則揚字有風致潘岳白水過庭激又在青山外矣余取陸雲激字盧諶厲字劉楨揚字

釋言

丁巳良月十四宣州太守倏然去余賦詩以餞郡博士高公炎晦尗語余曰子犯清議君子不子子乃拱而俟

則曰守去子譏之余曰流言止於智者今之所謂太守者古諸侯也制千里之命而屏翰王室譏之則速咎非風狂失心不為矧若子之言五袴一錢父母二天皆譏也或曰子以其決場圃之訟失分守之正則去此趙必表貸殖以誤守於守何有守以詩挽子子不次韻乃以尾末大時猶可掉瀾於頹處益難隄之語謝而實譏余曰分守在天下主之者存焉正不正在彼不在此烏乎憾不次韻尊之也謝而陳情則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

以戒故明斥枉直徇私以誤守者惜清明之玷也余詩凡八十字序凡四十九字請隻字洗刷譏評遁逃隱伏處使余言當其實中也溢美過也遺美則不及過與不及失中也曰譏則不可序曰遽闔決去此二疏淵明事也莫不起孤風峻節之慕勇不自制遂賦古調末章輒致雙壽堂中玉顏難老之禱蹴等而忘其僭詩則曰懷哉小隐侯如水秋練練又若廉泉廉練江靦言面謂練江澄潔廉則過之也一介不取人振滯亦賑貧則不安

取予振拔淹滯賑恤鰥寡也秉彛不可忿有實無虛名則惠人以實出於天禀而得名不虛也我欲借寇君九虎限天海欲借留無路也茫茫穹壤間誰是寇君代重詠借留之思也行行拜新渥新紉紫荷槖守以亞卿歸自藩屏必簪筆持槖也何以為雙壽揚州一雙鶴祝其壽富康寧頡頏雲霄也所謂一錢太守雙鶴揚州乃閭巷歌謡吾詩何與哉欲對此君仍大嚼世間那有揚州鶴有客知碑来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老坡一再拈出

也祖述前聞古也曰譏何譏爾吾固曰流言止於智者

外物

商盤郘鼎古帖舊畫至於珍怪百物無益於寒饑當其為用樂寒饑之功往往稻粱毳褐不相下君子學以志其道必專心致志屏去紛雜制之一正朝於斯夕於斯專則勤志則恪勤與恪有時而勤則沈昏困頓潛蘖於其間是以游焉息焉雜然前陳醒心耀目講明其制作品第其真贗縈粹和整沖漠調暢其筋骸張日新緝熙

光明之本然後與之相忘於無窮罔留情於毫忽物自物我自我物我俱適也物與我俱適則指染寒具鐵擊珊瑚而佳思何從而沮哉

贈輝書記

天台輝書記來自徑山琰會中銜袖新句多警策就余求益不知益我實多而無以益之也麟角鳳嘴子有之矣非煎膠無以見其妙如不然吾言試續既斷之弦知余言之不爾罔嘉定癸未秋

贈刀鑷工

天台刀鑷工初來杭余髮方壯鬚矗矗如蝟試其技琴瑟如蠶食葉若無刀焉余則賞其輕聲聞兩山間至今彈壓同技余閒闊四方歸湖上鬚髮俱槁復試之其心手兩忘運轉挑剔畧不經意則又賞其巧噫工之技昔輕而今巧余之鬢髮昔壯而今槁壯槁者誰北磵遺老

贈立上人

東陽立上人以書抵余亥亥數百語鋪陳志義援引古

昔責我以警策後生是以年大為先進而空踈如木偶者為有道則謂之曰子言是也信之於我則過矣子學教矣是欲以語言文字而達夫道今又習禪則必忘夫言忘言之言豈讀誦云乎哉且又以他人之言為警策猶惡影畏跡而疾驚亟馳不知息陰處靜之為愈也況余空踈如木偶何以酬子之辯而求以稱子則所以益我者至矣及其言而忘之則所以益我者益大

贈陳生

寫字與刻字孰難曰寫字難晝被忘穿臨池忘緇專心
致志僅彷彿古人用筆意公孫氏劒舞觀者得草聖之
妙彼順朱耳或曰鑿為筆鎚代腕欲顏則顏欲柳則柳
勁鐵瘦蔓出筆墨畦畛與夫游刃肯綮砉然中桑林之
舞十九年若新發於硎何以異故曰刻字難往復競辯
侃侃不相下欲解其紛而未能也則謂之曰昔人夢鹿
子知之矣敢用是而中分之曰二難丁亥九月幾望丁
山法堂紀歲月郡刻工陳文頎臻妙策其勲弔其貧書

以為贈

挂屨

余明年七十大夫致其仕而挂冠時也昔為比丘裂冠矣乃挂屨或曰挂屨何所據曰木平師挂屨於江南後主之榻休影息迹不復至榻前觀清涼大法眼賦牡丹諷諫矣今年六十九六十九年之非多遽伯玉二十載而無伯玉之知視屨則有媿因作而言曰一生幾兩屐想阮生之高兩凫對飛恐入齊諧之誌吾屨之陋蒲疎

而涼匪仁弗履懼迷其方匪義弗蹈懼賈其良允履允
蹈粤惟考祥寧跣而視俾勿傷寧坐而忘俾勿僵寧策
其勲永矢勿忘息而筋骸兮遂而行藏挂之墻隅兮戒
余面墻

言歸

或病余不用隨時之義而落落也不顧人之是非擬古
浮圖文字駕説犯其忌子之徒怨汝詈汝謂其詈之妄
也前日之仰睇子今睇下將其業成進子而子不進乃

嗾夫詈也則牧兒嫛婦知其碌碌徒貨殖麗城社飾諂以暴非其類吾非木鐸也詎排鑠金以明子志哉盍歸耕以頤所謂浩然者則謂之曰甚矣子之誤我也人各有夫志志古的也曩明教大士鐔津公著書數萬言輔吾教抱成書獻於嘉祐天子賡浮圖厥類惟錯犄角而攻之方開闢延敵輙循墻而遁怨詈尚何足云且貨殖驕人憲貧也非病附麗以傲物象傲也不悌孰逃君子之誅於吾何有故園一鉏地道阻且長朝夕以思九折羊

腸陸誰余梁川誰余航止誰余舍行誰余粻使我轡籋雲追飄風乎乘飛車兮遡瀧使我飭供頓邁逆旅乎孰先饋之五漿肇聆子言如鍼膏肓靜而索之莽乎忽荒盍歸乎來兮無外大方

示照藏主 晉州

半山老人讀游俠傳謂全萬卷云將此身心學佛菩提何難之有殆不知學佛菩提之與游俠易地皆然槩而言之則可據實理論則適越而北轅除是生而知之方

有少分相應自無憂樹下周行七步目顧四方已是學而知之鏡潭藏主語别令舉似諸方納粟將仕校尉禪師且道它學什麽人

杜祁公病婢帖

奢膏肓儉瞑眩瘳之祁公瘳其子之奢天下化之功成名遂既壽且康窮居盛行儉德金石反覆丁寧發於婢子防其子之駸駸習侈靡墮家法欲策勲於瞑眩也

祁公子美帖

婦翁鉤畫遒勁於冰過清暘館行草掀舉比玉尤潤晉東土以東牀坦腹蕭洒為名談恐不足語於吾慶歷之盛

跋頂山珂凡刺血寫蓮經

能生不能教親也教必從師師以德親以恩知報則知道舍是吾何觀刺十指寫三周七喻以為報匪報也盍思瞿曇未說毛頴未血文采未發經在何處若三七日思而得之無絲毫別夫如是則七世父母師長同見靈

山未散非汝欺也書經後二十三日慧日北磵書

書楊補之梅

寓素於玄質成烏有責芳於影夢酣黑甜展卷臨窗色香俱在柄此能事屬諸逃禪詠姑射真須春風手先驅醉頬珠玉在側後振采毫覺我形穢

書楊慈湖帖

奏院崔公為定海之政慈湖楊公之弟之甥之壻在邑學其致書定海以夫三子也而曰簡之所以不得已上

浼記曹者胡不得已哉或曰公不輕下語盍遺夫言參其意可也嘉定君相一德舜禹臯陶所不逮公猶有薦相疏方是時也莫不謂其得已而不已是豈知公哉或者之言余有所未達書於公貽定海帖左俟達者

北磵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北磵集卷七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沈　炟

北磵集卷七

宋 釋居簡 撰

跋陸永仲題江貫道寒林圖

陸永仲題江貫道寒林一幅梵蓬居藏護惟謹貧約奉母貿易斗升終母之生百紙殆盡年八十八始以此軸遺圓方外自題曰方外佳友也非暗投矣余讀至此嘆其辦敍水紓顱頷白眼奇蹟鑒方枘圓但知愛親不知愛畫

顔平原粥盡乞米後世有乞米帖梵蓬居以畫市米當時謂之市米畫顔貧于忠梵匱于孝法當配顔傳諸無窮若永仲云結囊勿浪出寒具染凡指方外其從事斯言

跋顔德秀書文賦後

異時觀老坡與參寥一帖云見顔上人數紙不覺驚喜雛猊奮鬣已過老彪及觀顔書柳鬼傳遒婉而勁文賦尤老成顔書此賦毋慮十數本篤於文也第未見其文余不解書喜蓄前輩逸蹟每得一帖則必曰奇技也豈

彼能我獨不能奇玩也豈彼有我獨不有夜以繼日思竭吾力兼而有之然終不能有或曰我安用是為治人者勞心治於人者勞力人將勞吾力矣外物則德全玩物則德喪物將喪吾德矣所有不既多乎余敬受教

跋頴大師書韓愈師説

柳柳州謂韓退之抗俗作師説而自避師名有取孟子子歸而求之有餘師頴德秀書師説其亟於就有道而求正亦若為老坡書文賦志於文也

跋智廣字

負唯識百法之學者曰智廣字大用廣大矣用宜稱是少長而名長而字禮也又從而為之說何蔓焉帶為夔所憐無足也畫者足之反使之不成帶寢其說忘其字與名而反諸其身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夫如是然後可與論用大

跋五公帖

或謂前輩貶米南宮字如仲由未見孔子時吾未見其

貶也秦淮海飄飄凌雲之氣見於觚牘參寥謹嚴而疎

蕩稱其為人無為子辯才師字雖不工率意信手拔俗

千丈西菩僧舍故紙中得此五公豁然眼明

跋小米畫

毫素傳衣蕭然名家彷佛樹杪溟濛水涯吾不知雲藏

山耶山藏雲耶

跋六代傳衣圖

自老胡至老盧一金襴一瓦盂蔓不可滋蔓滋難圖遂

使芽蘖千差萬殊曰法曰心自相牴牾矧乃繪事唐捐工夫加以語言毀譽太虛繫影戴馳捕風載驅一之謂甚其可再乎

讀陽坡許昌朝墓誌銘 劉淳叟舅氏嚴太伯銘

六經之尊如天自得之妙如日以自得之妙發明六經則日麗天而纎毫無隐以六經含融自得之妙則天行日而周流無迹陽坡居士用力於此收日損之益及其登卍菴之門如漚滅全潮而同乎渺瀰蒼顔皓鬢語高

領寡不得與民由之有子為不死也可以慰夫九原之思

跋虞仲房隸字

丹丘林詠道出虞兵部書杜工部李潮八分小篆王宰山水圖兩篇隸法壞自公始然亦自成一家摶搦騫騰鯨鵬撮摩夭矯容與烟雲卷舒數十年間豐功厚德之所載識借公為重不專在翰墨也不知公者獨以隸古稱豈知公哉昔歐公以墨君稱文湖州而其篆真草隸

皆入神道德文采光明照人荆公誦其詠鷺歐云與可拾得耳好賢莫如歐公而以墨君失之文湖州後世愼無以隸古稱公而蹈墨君稱湖州之轍也

跋雪竇老融牛軸

畫牛至戴嵩能事畢矣雪竇老融則又出於規矩準繩之外晴春自牧如超方之士得友得師心平氣定有日新之功露地而眠則飽道足學片石深雲燕晦自若不動聲氣物來斯應新生之特不受控勒方其解衣盤礴

想像乎尋牛訪跡其既成也庶幾乎人牛兩忘已而不復自惜與好事者共之不見筆墨畦畛則又何以異夫轉位回機聖凡所不能測或者以秀闗西讓龍眠之說繩之不直老子一笑

跋橫浦帖

橫浦不喜東坡晚自嶺外歸始誠服焉手書其韓愈廟碑讀孟郊詩送琴聰序無慮十數舊在閩中見於韶石諸孫紙尾有大慧題字云橫浦喜書此使韶藏護惟謹

今復見此敘字差小於鄉所見横浦小字不易得尺牘之類亦且大把玩不忍置雖無玉蕤薔薇冷泉芳栢可熏可濯耳

跋沈大卿德和修浄覺塔記

某年月日大卿沈公德和重修浄覺岳公塔紀歲月詔後世岳師四明禮公而輒難禮反復數千萬言弗務勝務歸於是而已四明倘未死未知鹿死誰手東坡謂莊子盜跖等篇真若詆孔子實陽擠而陰為之助適與楚

公子之僕相類以為弗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吾於淨覺四明亦若是說綿綿新學亹亹譏議覃及孤山曰山外宗獨未見如兩公者出忽覩沈記油然起余屬學四明者刻諸石噫安得淨覺孤山九原可作與之商評山家山外之所同異云

書橘洲跋育王僧圖後

雪竇弗作晦堂灰冷遺質而者文滔滔者皆是盖嘗笑橘洲跋育王僧圖云佛世比丘皆龍虎變化後世皆黃

節白葦抑有所激而云爾始圓上人欲走江西學佛照鄉語時盍語之曰少林嘗走竺西乎必曰未也則又語之曰子過少林遠矣使後世謂吾不解禪顧不偉歟

跋貝多葉二

嘗觀此葉於焦山行行老而西歸死於緜之雲蓋寺以遺漢嘉鄧秀烈鄧墓木拱矣復見於升上座因作而言曰譯場不作竺錫不至鶴峙蛇驚愕聽眩眂一葉之書與無數葉葉葉之義字字融攝盍觀其義而遺其言所

觀既亡其亡亦然古之至文鳥跡科斗今不復古竟亦何有惟道人升好古癡絶焉從得此於鄧秀烈華竺二文一之者人孰為此言北磵隱淪右為升維卯贊

像存乎氎教存乎葉爾雲載馳止於建鄴共蒐遺文以十象馱龍伯取將半淪殑伽今之所存皆其零落殘圭斷璧此經自若經無攸全義有攸往維義與經非一非兩吾不了義又不識書乃於字外洞明心初右為舟老贊

跋大參樓攻媿論征僑帖

餘姚龍泉寺喚仙閣舊題有征僑二字容齋滿珣公
問於文昌樓公公答之之帖云云又云終未見二字所
出吁公胸中多書若十數世豪貴家畜藏珍奇固有會
稽所掌既富且夥豈寔人子日生所譬目閱手數旦旦
知出納之地哉蓋嘗見於大人賦厮征伯僑而役羨門
兮詔岐伯使尚方甘泉賦雖方征僑與偓佺兮猶彷彿
其若夢顔師古曰方並行也征姓北僑其名仙人也伯
與北聲訛耳豈公未見相如子雲賦乎吾固曰公胸中

多書豈寠人子曰生所讐目閱手數旦旦知出納盈縮之地哉開禧元年季秋旦北磵某書於鄮山三錫堂

題彧侍者牧牛圖

牧牛看牛嬾安大仰無所用吾力也佛印四牛畫蛇也梁山十牛蛇足也自得六牛足屨也按圖索牛猶索馬也嬾安大仰逸響遺韻掃土矣舉圖而捐之不見全牛而頭角全露至於人牛兩忘入鄽垂手皆此牛也眛夫在御而他求何獲焉

跋嶼山葛魏二詩

嶼山非聞寺近海不數里餘姚在其左一舍强半宣和間待制葛公次仲丞相魏公南夫尉餘姚時留句壁間寺因有聞而後生益懋勉吾不識兩君子徒誦其詩得其心其功在太常事在太史文章在天下後世不以富貴稱而稱其文章不與富貴磨滅如流俗臭腐而與此山俱傳也如此

跋嚴太常帖

潞國公及里門則步謂父兄行輩不敢不敬其年徳俱邵而與鄉人齒也若此及覯太常嚴江陰家居尺牘十餘幅親故往來詳縟周容莫不曲盡十八擢第七十而致仕僅有先人之廬而祿止一傳善人報施何嗇哉四世孫為繹子曰法傳出以示予書而歸之

跋嚴太常編傳燈

節傳燈非儒者急務能急於斯非達性命外印組不滞一曲者其孰為之或謂蚤年登科為不幸以其仕則不

學矣太常丞嚴公十八登科官居餘暇取傳燈千七百則佛祖機緣言句之切於日用者蒐英獵華手抄巨編老不釋此書易簀時說四句偈遺子孫一語不及家事所成就者可知已

跋後谿劉西清贈艮傳二帖

艮傳嗣講行脚皆後谿西清劉侍郎德修指南傳歷百城自初友從別峯來至慈氏樓閣門開所見幾人所得何法若謂有得負吾後谿果無得耶亦復若此至於無

得之得亦莫不然夫如是則後谿所不死者與童壽紫金色臂同一關紐

跋龍門元侍者血書華嚴八十一卷作八卷

龍門佛眼侍者天竺覺元上人血指細書華嚴八十一卷為八卷外看經人名氏一卷錢塘薛大資昂作記并跋圓悟大士馮大學濟川皆隨喜贊歎後一二莫非名勝衲子不知講明續紙嗣書蕪翳先進庸言俗畫駁駁不已雖圓融行布無所不容然魚目驪珠必先分辨遂

別作一卷首書薛公記跋繼以圓悟馮公一二名勝其真蹟則存諸經後余則題諸卷末虛左以俟如薛馮者一以致尚友古人之心一以旌忘軀報母之孝一以遵勿輕末學之戒

跋九峯了應溈山警策後

彭門九峯了應比丘使山陰正受比丘作歐陽率更楷法書溈山警策欲鑱石以示人俾人於端楷心畫中識古人懇切語如食瞑眩而起沉痼蘉余容與興見名相

之學者讀此書置書而作曰鄙野遻庭不足取也則語之曰吾尤病其文采爛然也揚雄之文佶屈聱牙終有俟於後世子雲若溈山之鄙野遻庭亦俟後世溈山矣

跋山谷綠茹贊真蹟

山谷草聖不下顛張醉素行楷弗逮也然皆自成一家法如王謝子弟不冠不襪雖流俗人盛服振衿不如也右綠茹贊疑其宜州腕力潛微時作不然何以綽約柔緩也如此

跋查菴懷淨土疇倡集并馮給事歸去來詞

般舟三昧心法也生人固有之善一為習所移則貪殘其俗險狠其聚磨蟻旋復莫究端緒習具濟勝責獲稱習出乎爾反乎爾也善苟不移也瑶砌幢刹瓊沼泜岸胎菡萏聽樹林即塵蚘塵心想純熟生死由是楞嚴所謂心存聖境時復冥現先覺曲示方畧授繫念之要於上上種性雖殃積禍稔垂訣之際若相在目教以十念惡習立轉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

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賈生之言得之矣正不正在習而九花五濁遂風馬牛不相及

跋平江寧上人孔子廟堂碑

書學廢識書者益尠韓愈稱羲之俗書吾所以望後世者益狹虞書孔子廟堂碑唐人駸駸晉人者南北壤斷贋跡實繁此本蓋亦未易得嘗自其殘缺處而求其全沈潛往復而遺其全然後殘缺之大全了了在目雖有

智巧不得而形容於語言之間也

跋青羅山翁示子帖

右數語所以開示子孫者至矣思其所示而求諸將見于充然家有哲匠而馳騖於外吾恐家雞野鶩之誚復見於此熏曰吾祖死矣則謂之曰亦思其所示乎曰思之則又謂之曰爾祖未始死

跋鄭宗聖博古考義

用器求古器有真贋古人意安在然則古意終不可求

歟古之盤盂几杖有銘循銘辨器觸類求之贋與真了了吾目中譬水飲者不俟傍睨知冷暖之節鄭宗聖東髮好古資盡於器搜經史探傳記旁羅曲采於圖書款式又質之於博雅前輩悠然得之於心作博古考義數十卷一名一物皆有本據沉潛反覆老而益勇盛世苦心之士絶無而僅有所謂呂榮之辨以呂氏榮昌為發宜重加詳而我告

跋清真亮老所得勾獻可孟藏春詩

蓄竒玩衲子所深戒懼喪志也然寓意不留意何傷乎亮清真得小米雲樹半幅桃源太守勾獻可久假而不歸留詩以為謝江東部使者孟藏春次韻補其虛槖舍畫而得詩與嗜畫何異哉雖然殆不足與暢法師白玉麈尾同日語

題皎如晦行書後山五詩

皎如晦寫陳後山送寶講主云暫息三枝論恐枝字不當從木支姓也天下博知莫如三支謙亮讖也從木有

據乎抑筆誤耶下云重叅二老禪指趙州臨濟也二老曹人實亦曹人公在曹歸徐時也皎作二祖非是葢初祖至六祖自有名三支對二老最切半山老人每以方語對方語梵語對梵語後山用是道也

題惠崇柳塘春水

鴛鴦容與於老柳煖烟春漲中便覺瀟水湘波回塘曲渚欸乃一聲悠然到耳而忘其為畫也

跋東坡海外三帖

一帖喜五仙雲構落成一帖市雲母煮膏見公衛生有經謂其求長生恐不見後一帖樓攻媿跋此帖云坡彭祖廟詩云空餐雲母連山盡不見蟠桃着子時今有十斤之需何耶

書壁書記詩卷

余未識永嘉壁交游中多有詩贈之乙酉春仲壁自吳門過余於西湖南宕容舍是日新晴破陰欲與孤山泉石相勞苦樵壁與數友步兩堤掃天樂趙紫芝梅棘於湖陰拂竹巖錢德載舊題於江湖偉觀喚船絕湖尋寒

泉趙叔近瞑歸賦唐律貽壁囑其藏諸公華名勝珠玉使我覺形穢

跋諸尊宿帖

翰墨不足論諸老然皆可觀若曇與訥固擅書名佛智老禪又自得筆外意韓子蒼評大慧書如古錦囊師子非老於研墨者未易語此

跋陸放翁帖

鏡湖一曲皆翁吟嘯提封翁所自有非若賀秘監請而

有也遂與山僧巻友争漁樵席翰墨淋漓人争得之是三帖遂為勤上人所藏

跋圓悟真跡

示愍悟宜人語在建炎初元仲夏老子閒闗江淮烟塵時也一言一語務開晦昧正人心揭正眼曾無纖毫自為安適計盖佛祖在人間世别無他事惟此事耳自此歸雲居尋歸少城娑娑大隐得人雖不若全盛時潛符密契若愍悟者未易一二數攬此舊墨使人拳拳

跋圓悟書

圓悟老人自雲居還蜀瑄無玷侍香覺華嚴掌記元徹菴首衆於以見三朝人天龍象駈駕豪雋而與鄉人處曲折詳盡如此一再讀之恍然鄉黨篇中見孔子

跋老融散聖畫軸

自普化金華至蜆子凡十輩意緒情態皆不失傳記所載非高懷逸想經營盤礴不見筆墨畦畛若老融自成一家者未易模寫曩留四明最久間得之好事者輒取

去今僅存皺𥿄一紙議者以其微茫淡墨不足以永久遂目之曰罔兩畫行輩中壽此山一時名德作詩尚竒謚時號梵語詩良金華玉市有定價浮俗不知也因書融卷後解嘲壽云

跋禪會圖

經史無禪字往往時君世主樂從方外人訪此字義則必據問爲説問其字輙不識其故何也字蹟也義宜也遺蹟而宜義洞然心初未畫之文爛爛經史中絲髮不

隱使自見之聖益聖賢益賢執而泥抑將瘳馬善畫者狀意以顯義自唐肅宣文後唐少主潮朗刺史老䴡翁嫗兒女難疑荅問之情態意緒了了在目終之以靈照昆弟坐亡立蛻或謂了此義者止於坐亡立蛻也耶夏蟲不可語於氷夫是之謂

跋杜濠州詩槀

權風烟柄月露判薰猶一喧寂彈壓今古駈駕萬象寓思於嵌谷遼竇邊雲墟霧嚴扃鐍而司其籥騰踏震耀

詘信變故觸物遇事挈騷雅之矩而為之發鏘乎玲然於天地間八音相表裏良金華玉豈龍斷塵滓市人能定其價世興伯仲以文章鳴文固不相下詩則清深秀整不為斬絶刻削澄渟涵蓄馳驟作者閫奥人謂白眉最良閒關戎馬間悲歌慷慨一昌於吟嶄然行輩中落落不諧俗㡉㡉雲錦莫知其幾一班仄管庸盡全豹徒識相遇之歲月於其後命之曰讀世興杜子忻吟草

跋譚浚明所藏山谷巖下放言真蹟

放言於規矩準繩之外而不失規矩準繩然字亦放
若孔子從心時不踰矩矣往往不識此等氣象故有軟
語之譏公自黔涪起廢舟泊灩澦鄰檣二客乘月吟嘯
曰今代無詩人魯直軟語定不能寫此奇偉之觀盍聯
句賦此其一曰千古城西灩澦堆其次曰上陵下浸碧
崔嵬酒數行悲嘶不已而苦澁不續公朗吟云曉濤激
噴萬丈雪夜浪急回千里雷二客詰姓字公曰軟語魯
直容媿謝移櫂右五篇字字有法度為公非家藏今為

譚浚明所珍寶慶二年清明北磵𢇁鳳泉展玩於介亭之陰

跋誠齋為譚氏作一經堂記名去疾字吏生一字浚明

致力於工成於工師者庸工也必得之於規矩之外致力於書成於經師者俗儒也必得之於文字之表工則良工儒則名儒譚氏世儒名門艮齋謝公書其一經堂云為家之甘棠自是名談誠齋楊公則曰不家於藏而身於藏則幾矣余舊賦張氏萬卷堂詩畧云萬卷堂中

浩如海胸次洞然無芥蔕曈曨初日上闌干坦腹便便日中晒敢妄意誠齋同哉盖其與人同者如此

跋卍菴法語

右三百餘字孰非故紙中千百年死語死語活弄十倍精明信不與當時將死雀就地彈者相碌碌況今碌碌者耶時為之語曰妙喜長書佛眼普說卍菴法語天下三絶

跋後谿敬堂詩卷

後谿不學般若任運與修多羅合其用敬堂韻贈照有金篦刮膜之語又云少陵令人回向心地初耳北磵遺老書其後云後谿不可推過

四明至淳上座寫華嚴經施開元寺跋

根本部畧則四種廣則無盡無盡中復無邊乃至不可說轉回入四種行布圓融各安本位各離本處不同不殊無壞無雜不動本際平等無礙八十一卷一嗅無遺百一十城不移寸步逐字寫過未嘗動筆尊者童子至

淳上人是則名爲三無差別

書坦禪師塔石

育王塔廟作於晋草律於我宋再傳而禪林始具體而微公來而大備宏畧兼善不遺秋毫尤究心老病孤弱豐功懋德與此山俱傳既息幻影瘞於鄮之西麓歲清明日羞蘋藻作供於戱塔不逾尋老屋打頭風松笙鏞雲蘿屠蘇泉清石潔流芳不歇退居違古壽藏欺世妄庸成俗各自爲計一朝寢疾凡所以給侍奔走已若不

相識目未瞑槖分罔均攫拏起爭端臭腐與狐兎俱故吾申之為不自量者戒公之名章傑句在方册蓋出上方岳之門而内交於雪竇顯尤警拔可紀者半山老人詩在焉

書尼刺

比丘釋子通稱也尼別男女也七佛前無尼創於耶輸陀羅得度於釋迦文法華稱耶輸陁羅比丘尼傳燈載尼總持末山尼了然妙喜書中有尼無着妙總皆尼之

奇傑者了比丘事比丘所甚難尼尤難也佛祖寖古贗浮屠為亂階嫵態媚辭以欽師所謂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為使尼均稱比丘昧者靡然從之名稱不正胡往而非不正祖云男女有別草木無傷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天下之大分也别男女天下之大倫也於戲三學寂寥律部尤甚波羅提木叉遂成具文而波逸提突吉羅未易議然則奈何曰請以梵法治之冀其自化終不反也然後請命於波羅提木叉而從事於波

逸提突吉羅不然何以制外道梵志尼犍子等之所譏議云

跋歐陽率更九成宫醴泉銘

貞觀初歐虞褚薛以王佐才弄翰追配二王謹嚴瘦勁歐陽絶出流落天壤間者何限獨化度寺記醴泉銘最為珍玩習之者往往失其韻致但貴端莊如木偶死於活處鮮不為吏牘之歸贋刻誤人人亦罕識真忽見此本殆未易得反復數日書以歸之

跋涪州圖上人母氏遺書

哀哀母蒼蒼天子失母渡失船有生不歸有蒲可編咨爾涪州圖二者宜擇焉二者一得一亦損千古萬古廉在前不獨見母求母憐祖塔深鎖空山烟塔中四辯蜚濤瀾與萬象說常熾然

跋趙正字士㷀帖

山谷貶宜州全臺攻蘇黃門元祐籍中子弟在官者黜數百人正字趙士㷀報參寥書中語噫前輩論小人以

國予人必空國無君子非鈎黨不可陵遲至靖康縣官蒙塵國家再造往往姦血尚澤遺類抑君子之殄小人其難也如此

跋秀紫芝帖

參寥諸孫尹公嘗從秀紫芝游秀掌吾大慧祖記屡與横浦諸名流談往往墮其烟霧中異時張魏公駐師利閬用其雜耕渭上之策緩諸道餉饋有用之才也荅尹帖中語皆非參寥覺範所能道偶見之於啓上人喜為

之書

跋常熟長錢竹巖詩集

竹巖嬾翁錢德載問余曰子於詩以前輩誰為準的余曰以自已為準的竹巖笑曰子何言之誕也余曰事與境觸情與物感發之於言惟志之所之不至學孫吳顧方畧何如耳竹巖曰審若子之言陶謝其猶病諸雖然陶謝亦人耳少陵號稱詩史又曰集大成老坡比之太史遷學崐體者目之村夫子或又謂文章至李義山特

一戹學郊島則工於一二新巧字謂之字面已見笑於
商周庸人小夫余用力陶謝博約少陵十數年所得於
風濤塵土中古律相半盍為我觀之欲觀子嗜好與我
何如時括蒼太守安僖諸孫希明欲刊諸郡齋於是擇
其警拔者得三之二合二百五十餘名曰竹巖拾藁嘉
定紀元重陽後五日北礀某書於丹丘般若精舍

跋錢彭寥吟僊傳

天地閒奇詭莫若吟吟果何事哉蕃勦約豐課有責空

苑攬情狀挑剔萬象學詩學僊功成蜕蟬紛紛後生競浮靡文淺率欲謝晦黮乘混瀁而友倏忽闖吾彭穹傳載弗望洋向若吾不信也因作而言曰聲成文文成音逸響兮沉沉悠悠兮我心

跋汪龍溪彥章殖齋記　周知丞　宗聖祖

吾取諸老跋周氏殖齋記一語云殖之時義大矣哉惜哉龍溪寓以耕也遂以其子聯翩擢第為殖之效回也好學其志恐不及此此漢儒所謂經明則取青紫如拾

地芥安得殆庶作於九原與之論夫學壬辰閏月二十夜漏下數十刻北磵某書於殖齋諸孫季舒景魏甫家

跋孫晉陵帖

晉陵無恙時索詩索字應接不暇不獨展獨笑一限展獨笑一限帖中語也　六一翁送詩與梅都官和家人云好時好節送詩去擾人是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

跋蓮社圖

此圖之作始於龍眠李伯時余則喟然而作曰理亂不

闗懷利害不入耳迭評遞品為佳士不捄覆亡身隨戮辱不為也非不能也遂使此一十八人放於匡山之陽鑿池種藕授詩譚易為般舟之學身土俱厭冀西向之歸吁兹何時哉

書元次山惡圓惡曲後

阿即墨皆齊邑阿譽日以聞王使人視之其政厖亨阿大夫及其左右所嘗售譽於阿而致譽於王者圓轉曲從既阿以及其身即墨政美而無譽王使人視之乃受

賞圓詭隨也曲亦爾詩曰無縱詭隨方正者所惡如惡惡臭元子作惡圓又惡曲曲與圓一耳何兩哉未有能圓轉不能曲從而能小人也惡圓曰寧方為皂不圓為卿寧方為汚辱不圓為顯榮吾以望夷之事訂之然後知秦空國無方正之君子有則寧方為鹿不圓為馬寧方為死不圓為賊賊臣雖暴猛豈不折堂堂弑逆之胆而自喪其魄哉姦邪凶惡其鬬乎於戲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書劉蜕文塜銘後

天下文明涸為華川萎為春妍時危則鄭衛日淫風雅日瘖蓋聲音文物為禮樂之容禮樂興衰關時政觀風者不敢忽劉蜕文塜銘巋然於梓之兜率寺距吾廬不數舍觀者莫不慨其所為嘉其志一而氣老逶迤多態言盡而意有餘十五年得二千一百八十紙當時不加采用至今四百餘載遂為人代之羞貞元元和間詞人咳唾珠玉若蜕之英體逸調世果盡知與不也耶其自

序曰然自振無力終知者甚稀豈非不獲人助乎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何必聚而封之由此觀之則其中壘磈不平待天下後世有餘憤安知来者遂無類已者出發而明之噫三都未成人已欲覆瓿法言未振俟後世子雲不知不愠君子之事也豈未聞君子之道乎或曰魯壁汲塚鼅從筮貞不華厥躬或華於人探吾破囊襲古芳塵將用晦而大明閟何病於幽扃

書米老書高麗稱孔子佛

余為佛者有為黄老者出此索余著語於是徧閲題跋皆中朝富貴人莫不知尊其師而以佛為諱見於行事則往往相戾吾欲尊吾師吾師弗侯吾尊而尊也曩尼宣之彰教造法堂上梁其畧云人其人廬其廬矧愈之强為辨也爾為爾我為我於患也初何傷焉兹於斯亦作是説

題瀟湘八景

少時誦宋音尊者瀟湘八景詩詩雖未必盡八景佳處然可想而知其似也忽展横幅於飛來濃翠閒詠少陵所謂湖南清絶地便覺精爽飛越

題廬山圖

曾見廬山是謂不負眼識其面目彿俟步屧烟霏臨眺寒翠出奇品評取巧圖寫舍是未必不若毛延壽之於歸州女兒偶閲此卷殆庶乎萬一

跋瑱師所作飲中八仙圖

飲中趣詩人歌之詩中畫畫者臨之可以止矣題跋者方爭姸取奇角其力於八仙酣適之地若非耽其所嗜若路逢麯車則必欲坐詩窮於作歌者之間闚浣花瀼西突不黔而後已北磵不敏請避三舍

跋方別駕味道記黃叔向檥舟圖

檥舟有待也記之者能道其意中事從而發其緼者稱是半淮吹腥豐豕嘯類餘波末流無所不至纜可以解矣運一耳目均諸同舟風怒雲黑水立晝瞑不約而同

若左右手飛廉海若無用夫勇則於吳起掉舌魏文恃險果虛語哉

跋西嶽降靈圖

降靈筆墨自龍眠此圖之工緻開卷即知為龍眠老手布置人物雜以鬼怪泊妙麗乘跨皆不失幼長貴賤之序進退向背之宜雲中卷舒出沒非全完而全完出人意外至於毫芒瑣屑出奇策勝疑其為老劉或其徒劉朝圭所能葢嘗見諸白玉樓畫於臨川陸伯敬伯敬象

山之子自言得之於荆門而毫芒瑣屑出奇策勝與此無有二可珍也已紙絹之壽千年半千不足計不幸落浮俗富貴家藏以什襲肆羽魚宅於中與塵壒俱盡豈若遇名流時一鑒賞之為愈譬夫朝聞夕死豈不佳於什襲一千半千載壽於羽魚宅哉

書泉南珍書記行卷

學陶謝不及則失之放學李杜不及則失之巧學晚唐不及則失之俗泉南珍藏叟學晚唐吾未見其失亦未

見其止駸駸不已庸不與姚賈方軌薄靄遮西日歸雕帶北雲題金山也永嘉詩人劉荊山抵掌而作曰應是我輩語暇日裴回孤山南北宕弔天樂墓田憩參寥泉論鍊意與鍊句鍊字之別噫適然得之者意何鍊為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凡二十九言詩則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八言盡厥旨詩之嚴句與字均若渾鋼百煉書以遺珍識是日博約

書鏡潭照藏主水墨草蟲

鏡潭照草蟲水墨出奇便覺蘭陵畫手風斯在下當如伯樂相馬取其神駿遺其牝牡玄黄

題水墨狸奴

鼠不仁執之尤不仁寫生者增其猙獰益重吾之好生

題龍眠控馬圖

錢䮾趣錢踶踏行如雲立如玉誰寫神駿一空冀北矧乃御者非賤工也

跋甜畫

寫生最難形容其難更難題跋亦難不問工拙又難順情胡寫又更難胡寫了欲人不笑倍復難於前數難思其所以難而却其請而求免見訝難矣哉

跋臥雲樓詩

晚唐之作武畫美矣李杜韓柳際天濤瀾注於五字七字不滲涓滴鏗鍧畏佳畫掩衆作或曰晚唐日新唐風日不競莫不譁而咻之淳熙初四明張武子續遺響數

十年間相應酬者較奇薦麗眡昔無愧今出新篇適百容窓夜槃昏花為之落蔕清警特殊絶其尤者吾不得而形容退之挌揚之罘云之罘南山來文字得我驚今得新篇不覺毛髮噤痒

跋朴翁詩 葛天民

朴翁詩倡一十五詩帶莊騷倡蜕玄妙非無玄妙也如古畫工投膠於丹碧求痕於膠空雲鳥蹟雖離婁子莫得其朕緇時一斂髻後十四緇時非不佳終不若斂髻

後衡從恣横弗可加以準繩而不失準繩信手方圓毛髪無遺恨好事者徒得其蹟於平時其蘭亭真蹟獨吾與烏有生相眂而笑於其泊然之頃當與知者道

跋陸放翁帖

予來髪就外傅時先生長者言蜀帥范石湖陸放翁賓主筆墨勍敵片言隻字人皆珍惜壯而游吳越始克識之因其與吾蜀别峯橘洲諸大老臭味之偶故屢聞謦欬帖中所謂正法龍華皆别峯在蜀開法處與翁蹣跚

勅窣抵掌嘯詠之地若季長知幾亦蜀之大名勝翁於數公尤壽考晚年使子孫選陶謝謦欬語於雪壁拄邛州九節竹東西而覯之拳拳於蜀雖竹策不相舍貴其有節而重蜀產若與帖中諸老游焉

跋陶山帖

陶山謂荆公素不好習書不欲踏人脚蹟不特書爾至於問學不喜覯左丘明肯踏他人蹟哉得時行道凡所建明衆所不與此其特立獨行者如此右一帖筆勢掀

舉而穩重雖不習書吾必謂之習矣陶山東萊書其後吾欲分其一又恐天下奇物不可離其偶屬忺護持以傳世後見我必出此作供

跋甘露滅記韓徐語

了翁不喜寂音尊者稱甘露滅自是叢林以字稱妙喜聞後生稱覺範輙斥之曰甘露滅乃真淨嫡嗣奈何以字稱了翁妙喜豈相反者耶送僧序懲尸素而傲睨高躅針衲子之膏肓記韓徐語示古宿之緒餘所謂雪後

見西湖諸峯則不勝踈爽今於西湖踈爽中書其後望燼餘雪後諸峯不啻於寂音勸止之思

跋四明何道友寫華嚴

五十三人一縷穿小兒雖小胆如天百城烟水無重數買得歸來不費錢或曰書經佛子何道友請跋手書華嚴乃贊南詢童子何哉則謂之曰八十一卷菩薩說十之七八教主輒出光明以表示之非無說也至於雲興瓶注問答繁作一生事畢童子一人而已塵中消息屬

之誰與乃知教主放光菩薩問答童子南詢三無差別佛子書之不加一點北磵饒舌不入衆數

跋荆溪教藏記

然尊者生荆溪鼓吹佛壠之道譬如為山始一簣而九仞後世登絶頂小天下自四明天竺孤山淨覺後欲覩其趾或躋其麓亦未嘗乏求如淨覺孤山未之見往往讀四教儀未徹而行舛字訛未見山家一斑輒交口指為山外宗噫安得兩公復起與之論山家山外之所同

異

跋證覺長懺觀堂舍田檀越名氏碑

輟遺子孫之田作長懺觀堂菩薩行人加行之資粮培植祖宗冥福於既往與買書敎子掃榻延師同出一轍非知夫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隳祖宗之業者何以及此其名氏謹刻諸石俾後之飯于斯粥于斯觀行圓滿于斯者知所自

北磵集卷七